

戏 三 出

目 录

闹窘·····	1
附：南吕调九转货郎儿·····	7
钟妹庆寿·····	11
闹 馆·····	15

闹 窘

老军持棍绳上，安号房桌子。净扮儒衣巾持卷子果饼笔砚上介天上蟾宫定快传，文场险似铁围山，只言登第千般好，那识呕心七块难。我学生接下题纸以来，汤饭饱吃过两道，定要做几篇解元文字，谁想吓的那散举人的文字并不敢来探头了。点灯许久，睡了一觉，这天多应有半夜了。作听介，内打四鼓，纳喊催快交卷三次介

〔新水令〕至公堂畔四更交，明远楼齐声喊叫，他那里口催交卷快，俺这里心热似油浇。把笔空摇，把笔空摇。这枝笔可也作起怪来了，连坡数次，一点墨水也无几回首纸还高吊。低头出号房行介

〔步步娇〕悄身偷出窥邻号，连把邻兄叫。向内问介：老社兄，写完了么？见教见教。内云：这使不得！这使不得！净云：小弟不敢白白请教，明日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出名的^①梨园，独席犬^②□□□□□□叙。内云^③□□□□ □□□□ 净云：这低人，不许瞧，难道这通省开科，只中你一人不成？全无那一点慈悲，将人奚落！老军上介：相公速请归号，巡桌的看见，干系不小。可恨那军牢，又来恐吓说巡逻到。内作喧嚷介：张兄在那号里？李兄请往这

号里来。

〔折桂令〕串号的闹闹吵吵，想是那监试归房，举子逍遥。霎时间东走西奔，呼兄唤弟，觅友寻交。内云：尊作妙绝！认题真切，下笔高华，真是万选青钱矣！恭喜恭喜！小弟笔砚荒疏，苟且塞责，见笑大方，惭愧惭愧！唱这一个狠奉承说稳稳中了，那一个说仅完场又空过一遭。内云：小弟四篇经不甚得意，还要改擗改擗，就是四书文字，也还嫌才情横溢，不像墨体，也要改改方好。卖他虚诞，还要推敲。听他得意之状，添我心焦。叫老军，快挑起火来。你给我吹风炉速煮参汤，免得俺空肚子虚火煎熬。作欠身抹眼摆腰介

〔江儿水〕伸手摩挲眼，抬头摇摆腰。这个题目，又不是治道，又不是理学，什么东西？题无门类全无靠！这两个大主考想是三家村里新发户的，也不查查那历年的旧规，也不请教那积年典试的前辈，书本上尚有十万八千好题，绝不会出，却冒冒失失，糊糊涂涂，硬出这一等枯涩题目，难为这些举子。看将来新科乡墨，选不出一篇上眼的文字，与你有什么光采？不通！不通！出题促狭全无窍！我家祖代传来，有个临场秘诀，不肯轻授于人，若是但能熟记，再无难题窘手，乃是帝王也、圣贤也、心也、理也、知也、行也，虽有这六件宝贝，却如何衬贴他出来，难寻字眼还无调，可罢了真材实料。暗想从前，枉刻了些名流社稿！老军白：我看你伶俐聪明，不是做不出文章来的。净云：长官，你果是大邦大国，有眼色的，实不瞒你，我学生百伶百俐，多艺多才，哪一事不晓，哪一件不能，使乖夺翠，事事在行，人人叹服的。

〔雁儿落带得胜令〕你看我六封色高不高？你看我弋阳腔妙不妙？你看我背嫖经熟不熟？你看我行酒令俏不俏？就为合那孔老先生孟老生平日意气不甚投合，才沾着子曰诗云，便有头疼脑闷，因此上合他疏淡，不甚理他，今日他不来帮衬我，也索性不怪他。我曾听得说，某名公进场，周仓保佑，及第登科。我场前也曾三牲大祭，挂袍焚香，此时还无灵感，更待何时？待我祝赞一祝赞。作叫介：周将军、周文宗、周老恩师。呀！如何全无影无形，不济不济！唱我问你周仓哥乔也不乔？这也罢了，他原是个弄刀舞剑的人，想也被这几个杂毛题窘住，来不的了。那魁星老先生司天下

之文衡，作士子之师保，去年众人建阁，我也曾施大梁一根、板瓦数片，难道我这样虔诚，你白白眼干过去了不成？天上有这样星官！唱我看你文曲星官器也不器！住了。我也不算荒疏，记得数年以前，曾见这个题目的文字。唱猛想起某房稿曾相会。咳咳！想了又想，一字一句，无影无形，你往谁家肚里去了？唱却如何进场门跳了槽！休焦^④。还亏了三年头一比较。罢了。假若是第八篇再不消。想起来了，我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为什么死丕丕吃这样横亏？我如今豪气冲天，发一发奋，摔了笔砚，裂了卷子，吐气扬眉，这样昂昂出场而去，就把萧何律文从头看上一番，那笞杖徒流条例，那里有秀才逃场的罪名？难道法司的鹰捕胆大如天，敢来拿我学生不成？放心放心，断无此理。

〔饶饶令〕曳白难科罪，归家不缉逃。这个我倒不怕他，只愁是二场以前挂了榜惹人笑，他笑俺比别家先揭了晓。这些人我也不怕他，如今这进场的约有五千余人，纵是中他一百，还有四千九百个落第。这些呆子，再陪四昼夜辛苦，只骗得十数日夸张，挂榜之日，合我嘴脸一般，还陪了许多妄想，听了无穷的抱怨，耳边聒噪，我却怕他做什么？且住！只是还有两个人脸蛋子最难看，一个是撅着鼻子要做封君的老官，一个是跷着脚子要做公子的小犬，我这一出去，他见我劈头就问：今次可得意么？我那“没完场”的三个字如何出口？只为这些缘故，把一个无辜无罪之人，白送在不死不活之地，好凶也！好苦也！

〔收江南〕早知道这般样苦事呵，谁待要把名标！无奈他封君公子兴偏豪，撺掇人上轿，只落得软监稳坐祸难逃。我曾听得朋友说：曾有一个，叫做什么袁了凡，曾行什么功过格，把一个冷冷落落的贡生，白做了热秃秃的进士。近来见朋友们家家有《感应篇》，人人持准提咒，约会祀文昌帝君，攒钱结放生大社，我学生未免趋时，定要摹而仿之，步而趋之，敢祝告于天地神明，十方真宰，把那通天彻地的灵感，今日预支一预支，救我今日大难，我弟子出场去，再不肯^⑤说谎，伏祈神明照鉴，照鉴！

〔园林好〕《感应篇》念上几遭，准提咒再休惮劳，许下文昌大醮。人都说宋朝老宋渡了几个螃蟹，中了一个状元，我此后鱼鳖虾蟹，大放十斤，我这样功德，就给我个阁老尚书，还欠着我的本钱，应找零给才是哩！放鱼

虾胜宋郊，放鱼虾胜宋郊。古怪古怪，神奇神奇，原来鬼神感应这样快，你看一霎时间号里都是文章来了。

〔沽美酒〕 乍文思涌若惊潮，报祲祥灯花爆了，簇簇珠玑落笔饶，平白的将王唐压倒。我向年辛苦读书时，四书文字，我也记得数篇，本经文字，我也记得数篇，才发愿后，慧性大开，只改头换尾，神而明之，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了。且住！古人有言：长袖善舞。我还须细心认题，方免的他明眼的主考检点，不可得意疾书，一时错误。须将那四书文字，还写在四书题目里，本经文字，还写在本经题目里。妙极妙极！作沉吟介：还有一说，这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想是四个人的口气，也不要粗心浮气过去了，便须一精详，还他个哑口无言，这样卷子，稳稳合式，谁敢再道个不字？

〔太平令〕 经合书井井分条，《论》合《孟》何曾颠倒。作四生文卷上，各领签下。草号开门，作细数一个二个等出介。老军白：相公，你听出场的将尽了，我饿了两昼两夜，熬了熬了，相公放快些，只当行好搭救了我罢。净云：胡说！胡说！我相公比不得那乘兴观场、苟图完场的，真坎实碰，催促不得的，万一规矩错误，被他贴出，岂不负了今日这番得意、这番苦心？三年一次，不是要处。作吟哦介：七夫七盖，不错。圣人贤者，不错。题目字迹，七真七草，并皆合式了。夫盖字不错分毫，大小结并皆完好。大笑自指本身介：此兄才真七步，学又三冬，七作惊人，榜上一名，更无疑矣，恭喜恭喜！锦标，文高中高。你看那灯影下影影绰绰，手舞足蹈，是甚么东西？那元魁眼前活跳。老军白：相公完了。来，快交卷子去罢。净云：下处说明，我占就头报了。赴筵宴，会同年，刻齿录，见主考房师，一切旧例，我都烂熟的，稳稳坐著等出榜了。

〔尾声〕 净唱始知积德天相报。这举人断无走滚，也不怕剪辮的了。万一有走滚，叫我无处自反。除非是俺祖宗阴骘未到。又未免狐疑起来。如何？老军白：相公，你若狐疑，也是小事，这院门前好揣骨相，布政司街西好将鸾，按察司街上好的金口诀、太乙六壬周易神课，我明日讨酒饭钱陪相公走走^①去好么？少不得问相扶鸾卜六爻。作惊绕场^②介：家人接场的如何不见？这狗才们一定是料我出迟，一边吃酒打盹去了。二人持灯笼上介：相公往这里来，小人候久了，不见出来，只道相公省事，通完三场才出来哩！净

云：狗才少打。轿在何处？家人云：在栏杆外边不是？相公可乏倦么？净笑介：狗才，你们那里晓得，我余勇可贾，诗兴又来。作吟诗介：号房初勤学，文章速立身；满朝朱紫贵，苦杀出场人。你们有甚么吉兆？家人应介：有！有！解元来了！解元来了！

〔校勘记〕

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中，为第三出，《南吕调九转货郎儿》附于《闹簪》之下，接排于《钟妹庆寿》之后；中山大学图书馆藏：聊斋戏三出（以下简称：中大本）为第一出，其《南吕调九转货郎儿》单立，接排于《闹簪》之后；蒲氏碑阴“戏三出”为第一出，题为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；日本庆应大学“聊斋文库”藏有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抄本，一册；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剪报所载，一册。

①“出名的”句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□□□”。

②犬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□”。

③内云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□□”。

④休焦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无。

⑤敢：中大本，作“肯”字。

⑥走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无此字。

⑦绕场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起”字。

[附]

南昌调九转货郎儿

雀顶儿分明磬块，泮池上公然摇摆，真似古丢丢在望乡台。若听起谈天口阔论来，人人是头名好秀才。

〔二转〕 远躲开仇雠书架，厌气死酸辛砚瓦，论棋酒聪明俺自佳。那文宗呵俺则道圣明裁了他，又只道提学不下山东马，况山东偌大，或今遭漏了咱。

〔三转〕 岑^①可差吊牌忽到，这一场惊慌不小，一盆冰水向顶门浇，似阎罗王勾牒至，把狂魂儿惊吊了。半晌间心慌跳，相看时犹^②如木雕。忽然自笑，怕也难逃，恹头搭脑，只得向法场捱一刀。

〔四转〕 巢新谷行囊趋办，先找出少年时熟文半卷，又搜得难题目百千篇，装成担，似江西书贩，携来寓店。头不治，身不起，嘛嘛的从新念。旧的当看，新的宜掀，好工夫急切何能遍？救命的菩萨又换不转天！饶俺几天，将一部久别的四书再一展。

〔五转〕 闻昨夕考牌已送，狠命的咕哝，恨不能一口咽胸中。更既定，头始蒙，覆去翻来意怔忡。不觉的一炮扑咚，二炮崩烘，一刹时三炮似雷轰，这^③比那午时三刻还堪痛。只得提篮攒动，道门外火烛笼葱，万头攒聚不通风，汗蒸人气，腥臊万种，便合那听热审的囚徒一样同。

〔六转〕 吁吁喘喘塞登门内，战战略略开怀脱履。俺则见歪歪鳖鳖，三三五五的鬼烂奚，吆吆喝喝搜仔细。一个家低秀笃速，拍拍打打，得得塞塞，那黯黯惨惨，影影绰绰，灯光深处坐着个巍巍峨峨的阎魔大帝，俺蹲在挨挨挤挤稠稠密密里。只听得悠悠扬扬弯弯曲曲门子声低，见一群纷纷藉藉叱叱闹闹归房皂隶，嘻嘻哈哈号声一片吹。

〔七转〕 似阎君在歇魂台畔，他频频将生死簿翻，一会写了两三言，黑溜溜传与合场看，见了的打罕，乍寻思并没个缝儿钻。心惊战，回头漫把良朋唤，就是那最关切的父兄，也只在密匝匝人缝里看一眼。

〔八转〕 思久全无承破，只得趁闲，墨儿频磨。想不起甚题文那句儿相合，怎奈何也呵，有一首较可较可，转思量全不在心窝。漫把头颅摸，甚腾那也呵，经半日脱稿才哦，那捷笔邻兄已收拾朱络，瞒肩头说我过我过。那短命太阳疾似流梭，渐向西方错。擦高的恹恹，人长呵也呵！恰便似活挑着肝肠在滚油锅。

〔九转〕 忙促促写成两块，丢将去凭他怎布摆，出得场门鸟喜画笼开，丢笔砚才赴阳台，那块癖早上心来：这一篇似差讹未曾改，那一篇真真可坏？湿淋淋冷汗常揩，悔从前做的是何来？忽传昨宵已把卷箱抬，相顾也失色，陡听的老宗师丢将个川字来，又渐把雄心丢放在九霄外。脱离了鼎镬适刚才，那歪鳖的头巾依旧摔。

[校勘记]

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第三出《闹窘》下附《南吕调九转货郎儿》；中大本第二出，接排于《闹窘》之后；蒲氏碑阴戏三出第一出，名为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；日本庆应大学“聊斋文库”藏有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抄本，一册；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剪报所载，一册。

①岑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参”字。

②犹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有”字。

③这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作“远”字。

钟妹庆寿

旦扮钟妹上

〔北新水令〕 昏沉冷月淡黄天，猎野都得肴资一件。眶深腮骨瘦，顶缩领毛蜚。鬼首如拳，又怕上不的髑髅串。

血染红裙冷黛修，自烧磷火煮骷骰，留将肋下长条骨，刻作花钗更插头。自家非他，钟妹是也。今日是钟馗哥哥寿日，本欲猎取百头肥鬼，以作祝寿之资，谁想哥哥口福不济，半日冥搜，止捉得小鬼一头，如此寥寥，成何礼数？作想介有了，前日猎得一鬼，名曰傻虫，身体伟大，臀腿丰肥，绝好一个食料，赚他往送贺仪，就便充作一品，有何不可？此策甚善，待俺修书则个。作写书介酒一瓶，鬼一个，送来与兄作庆贺。兄若嫌鬼少，挑担的算两个。唤云傻鬼何在？大鬼上云为因身体壮，留俺走西东，一日主人恼，化为一大恭。娘子唤小鬼，有何吩咐？旦叫你非为别事，只因你服役劳苦，赏你一美差，可好吗？丑云是那里？旦云是你大老爷处。丑摇头作惊介小鬼不去。旦云为何不去？丑云那个馋爷可怕，庞儿不大

善良，小鬼生得胖光光，怕他涎流嘴上。带背连肩抓住，不须鼎镬油汤，只消大饼卷如梁，肉穴登时薰葬。旦笑云那有此理。自古云：官不打送礼之人。管情此去，酒饭之外，还赏银钱。书已在此，疾忙收拾担儿前去，休得迟误。丑云如此小鬼便去。旦云只因妹子无长物，借重苍头作贺仪。并下

净扮钟馗上

〔南步步娇〕 皂袍象笏乌巾软，朝罢森罗殿，鞅掌归来，燥肠生烟，旧鬼晒巴干，点茶小试三千片。

挥髯一笑百神惊，小鬼啾啾大鬼鸣，扫尽群魔千里雾，放他日月昭阴城。自家钟馗便是。才能吐凤，气可吞牛。诏试金銮，群惊海内无双士；名通玉笋，曾折蟾宫第一枝。不料朝廷不选文章，铨司只择像貌，若宋朝之美，必然用他定猪；如子羽之贤，谁肯叫你附凤？可惜俺肝肠似锦，已能魁多士之中；只为着面目不扬，复丢落九霄之外。俺那时心中冤抑，遂乃撞死金阶，满腔愤气，真乃好恨人也。一自归阴之后，上帝怜俺文章道义，擢为九幽三曹都判官。俺想世间贫贱愁苦，都是几个邪鬼作祟，若遇魍魉魍魉，定要吞他下肚，因此养成了一个鬼脾胃，顿饭非鬼不美。前此吞却虚、耗二鬼，遂使硃图墨影，流布人间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今日是区区初度之辰，生平清介，不爱烦嚣，俺已标白在门，不受诸神庆贺，只有妹子嫡亲骨肉，倘有愧遗，理不容却。叫左右，倘你大姑娘处有差人来，即忙传报。众应介

〔北折桂令〕 满庭中竹树萧然，又何须门内笙歌，座上管弦？俺也^①不受庭参，不收嘉饌，不设华筵。他僚友辈俗情尽免，只姊妹行^②佳意难捐。便就是酒海如船，鬼肘如椽，只得是一般全收不劳^③写颂谢红笺。

丑担酒鬼上山歌：为奴只喜担磨肩，重担子去时轻担子还。酒食嚼得个膨膨乍，还赏子二十个大黄边。来此已是大老爷家，远远

望见门首有个汉子，不免上前烦他通报则个。作相见介小鬼是姑奶奶差来上寿的，有书在此，即烦通报。作传进酒鬼慕白介，净看书大笑介

〔南江儿水〕 妹子真能算，持家计万全，送贺仪省一个佣工汉。那曾见开封烹了传书犬，一刀断却回头雁？主受他竭蹶自投，不费拘牵。

左右的，既蒙姑娘费心，一并全收，连挑担的俱送至厨下，叫庖人作速烹治，为老爷下酒。众应，捉鬼介。丑慌云若赐酒食，但说一声儿，小鬼自去，何消如此恶让？众呵云姑奶奶写在礼单上，送与老爷下酒，谁要与你饮食？丑惊云果然如此，是好苦也！作叫云大鬼哥，大鬼哥，我被你捉来，理固应该，谁叫你担这条担儿来？众捉大小鬼并下

〔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〕 本待要略教他赵璧完，怕辜负了贤主人心一片。固然是同胞意难作谦，却早知五脏神心情愿。小鬼生堪咽，大鬼切为齑，不必十分烂，但须五味全。烹煎，惟有吾家的庖人善。腥膻，若是个黑心鬼，把与那狗子餐。

众云禀老爷，酒到。净饮酒介

〔南侥侥令〕 醍醐浇顶骨，玉露洒心田，入脑钻鼻馥香穿，又只见卷晴丝画檐前。

众云禀老爷，鬼肉已到。净云妙哉！妙哉！作食介

〔北收江南〕 呀！死老魅祸害有几千年，煮到今硬打老爷颤，狼牙嚼勾千千万，仍呷酒连连，才能格格下喉咽。

叫鬼使作夜叉舞，为老爷行酒。鬼舞介。净云妙哉！妙哉！

〔南园林好〕 酒成碗大肉连肩，夜叉舞巨影仙仙，醉濛濛风云乍变，说甚么西王母宴桃园。

呵呵！醉舞一快事，待俺与尔等同耍一会，有何不可？众作五鬼闹判介

〔北沽美酒带太平令〕展阔袖，耸双肩，灵璧图，真活现。角带松松黑帻偏，似鹤飞半天。颈伸缩，影翩跹，冷习习回风舞霰，白茫茫天移地转，意沉沉身摇体颤，首涔涔神疲力倦。俺呵歌阑舞残，颓然醉焉！呀，只索赴槐王佳宴^④。众扶介

〔清江引〕醉来倒执朝天板，扶入黄昏院，纵蒙降节临，诏下灵霄殿，但道俺入醉乡尚未转。

〔校勘记〕

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第二出，接排于《闹馆》之后；中大本第三出，接排于《南昌调九转货郎儿》之后；蒲氏碑阴戏三出，为第二出，接排于《考词九转货郎儿》之后。

①也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无“也”字。

②行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无“行”字。

③劳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无“劳”字。

④“呀，只索赴槐王佳宴”句：路编《聊斋戏三出》，无此句。

闹 馆

外上^①沿门磕头求弟子，遍地碰腿是先生。

梆子腔诗曰^②：君子受艰难，斯文不值钱；有人成书馆，便是救命仙。白在下训蒙先生，姓和名为贯，表字由之，郃阳县同地村人氏。自幼读书，家道贫寒，别无生意，专以教书为业。不幸年景饥荒，汉阁斋学生自散而去。无奈逃至洛川，游荡几日，盘费已无，堪堪饿死，如何是好！哦！有了！不免用仿圈敲动手板，吆喝几声“教书”，可有主呢，也未可知。咳！好苦哇！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，到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。你看那皮匠手锥^③鞋补袜，只是那镔炉子锯盆锯碗^④，还有那木匠家打箱打柜，铁匠家打锄头还打刀镰，锡匠家打灯台又打锡盘，窑匠家烧黄盆又烧黑碗。手艺人吃的是肉肥卤面，可惜俺念书人饿的可怜。白众位听真：谁家念书？我乃教书人也。丑唱我先人他从无人过学馆^⑤，看文书银钱票甚是作难。目下里我的儿倒有两个，想读^⑥书请先生又怕花钱。这几年收成好积累有限，到教我为此事左右两难。白在下姓礼名之用，草字为美，洛川人氏。所生二子，长